



翔(摄影) 牛学斌

眼睛

喜欢白开水

马科平

节奏太快的现代人,追逐华丽的外表,刺激麻木的感官,渴了,撕开五彩的包装,清爽的饮料,可乐一饮而尽。烦了,摇起泡沫的啤酒,洗刷各种郁闷。困了,冲杯浓浓的咖啡,驱除倦怠和劳累。困了,打包精美的牛奶,缓缓地吸饮。闲了,泡壶香郁的清茶,淡淡地品味人生的苦与乐。

也许我有些冥顽不化、太过保守,对这个世界上,门类繁多、种类齐全、林林总总的饮品,往往视而不见,只喜欢喝白开水。

小时候,村子里的人们喝凉水以为常,可母亲不让我那样。她每天早晨做饭前,总要烧一锅开水,灌满家里的几个暖瓶。饭后,口渴或是放学回来,母亲要我倒杯热的白开水喝,时间久了,我品出了白开水不一般的味道,它里面包含着浓浓的母爱和关怀,我开始喜欢喝白开水了。

早晨起来,胃肠正处于空乏状态,血液的黏稠度也比较高,喝一杯白开水,可以很快被吸收,使肌体补充到充足的水分,血液循环恢复正常,从而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促进肠胃蠕动,清洁体内垃圾,排出毒素,大大降低心脑血管的发病率,还能滋润肌肤,让皮肤变得水水灵灵。

一杯白开水,极其普通,却让你透过它,仿佛看到了整个世界。手捧一杯这样的水,若在清晨,轻轻呷一口,淡而微甜,就像清晨的甘露,滴在舌尖。若在寒冷的冬季,一股暖流,会缓缓传遍全身,流到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心中似乎荡漾着阳光。若是静坐,慢慢喝,细细品,在清澈透明的白开水里,你会感悟到春之润、夏之热、秋之爽、冬之寒的诸般变化。

喜欢白开水的简洁明快,却能给人美的享受。一杯冒着热气的白开水放在眼前,双手会不自觉地去碰触上去,热得发烫,却不愿放手,仍旧紧握,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舒服。眼看袅袅热气,四散飞腾,忍不住挑战。端至嘴边,极小心地呷一口,保留在唇齿间。一霎时的烫嘴,猛吸一口冷气,转为舒适的暖,却不急于咽下,让温柔的水慢慢润泽。及至最后,用舌轻轻送至咽喉,一股爽快、舒服悠然滑走,淌过唇、齿,淌过腔、喉,留给人淡淡的丝丝的甜甜和快活的惬意。

浅饮一杯水,浓浓一腔情,在闷热的夏日里,选择饮用一杯白开水,额头、脸颊和身体的某些部位,会立刻沁出点点汗珠,接踵而至的却是来自心底的宁静,消除了凡尘的暑闷,获得了心灵的清凉。

君子之交淡如水,白开水,无色、无味、透明,就像天地间的情义,清澈透明,恒久弥新,永不变质。

平凡而琐碎的生活才是真实的生活,就像一杯白开水,甜甜的、纯纯的、清新的味道,常饮常新,健康快乐,满足充实。



嵩山极峰 太行幽谷(书法) 王永彦

范摘

刘禹锡与《陋室铭》

程勉学

刘禹锡,字梦得,河南洛阳人。他从小聪明过人,官至三品之上,是朝中核心层领导人物。但因参与“永贞革新”,得罪了朝廷权贵,被贬至安徽和州(今和县)做通判。按规定,他这个京城的官员,应住在州府,可和州知事受权贵唆使,不按政策办事,却把他排斥在城南郊外临江而居。对此,刘禹锡不但埋怨不生气,反而很高兴,并撰写对联一副贴于门上:“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此乃一迁。

和州知事没有达到目的,心里很不平衡,便将刘禹锡从城南郊外折腾到城北郊外,住房也由原来的三间减为一间半,心说我看你刘禹锡还乐不乐?通过这次折腾,刘禹锡的住房虽然小了,不临江,但靠河,河边杨柳依依,煞是好看!刘禹锡心胸豁达,乐观向上,很是满足,便又撰写了一副对联贴于门上:“杨柳青青水水平,人在和州心在京。”此乃二迁。

和州知事见刘禹锡仍很高兴,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恼羞成怒,说你刘禹锡不是喜欢江河风景吗?今天我就叫你既不临江,也不靠河,住房也只给一间仅能容下一榻一桌的小屋,这回就叫你去哭吧!

谁知刘禹锡住进小屋后,依然笑容常开,兴趣不减,触景生情,遂写下了流芳千古的名篇《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并让人刻碑立于门前,以志鞭策自己。面对窘迫的刘禹锡,和州知事这个心怀叵测的老儿,真的没辙了!

这就是刘禹锡三迁“迁出”的至今仍为人们传诵的《陋室铭》。

她刚刚结婚不久,她和丈夫之间就出现了问题。这问题很严重,以至于让她整个人看上去没了精神。她和丈夫没有认识一两天,而是差不多十年时间,尽管这期间他们断断续续往来,但最终他们还是走到了一起。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丈夫的心里并没有丢掉那个女人,昨天丈夫喊她时,居然叫起了那个女人的名字。

幸福只需一小瓶

谷凡

她没有马上发作,她知道发作也没有用,人家是无心的,也就是这种无心,让她无比难受,因为这种无心是自然流露,可见丈夫的心里,并没有丢掉那个女人。

丈夫和那个女人先她之前认识,因为家里反对,他们的事情注定没有结果,她以为这一切都过去了,没想到在他的心里一直存有遗憾。

那天晚上她没有回家,而是到了娘家,看到自己的母亲,她觉得自己极其委屈,没有开口说话,眼泪就一个劲地掉,也难怪,因为在父母的身边,一点委屈都不需要受的。她不是那种很坚强的女人,对于自己的丈夫,她是倾其所有的,她把你看成是自己的整个世界,没想到他还会……

母亲了解她,看到她的样子,什么也没有问,而是从柜子里拿出两个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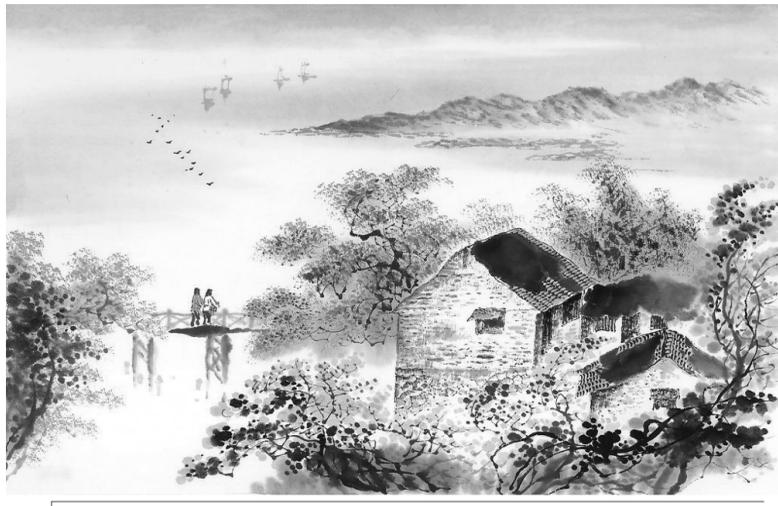
瓶子是一大一小,里面装着花花绿绿的纸,一条一条。

母亲说看看吧,看看这些或许会好些。母亲转身去给她拿了一个小筐。她将瓶口打开,拿出一个纸条,那上面是自己的字迹。她看到上面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悦天给我打电话了,可以开心两个月!她与大瓶子里拿出一个纸条:悦天两周没打电话,要不开心半年。她把开心的放在一个筐里,不开心的放在一个筐里。小瓶子里的纸条:悦天今天买了玫瑰花,一种是白色的,一种是黄色的,第一次收到玫瑰花,可以高兴一年!大瓶子里的纸条:悦天说他要出国,如果他不回来,我会痛苦一辈子。

小筐里的纸条越来越多,有红的,有黄的,有绿的,还有蓝的,但纸条上的字只有两种,高兴的,不高兴的。这是母亲从小教她的一种排解不高兴事情的方法,把高兴的事情写下来装到瓶子里,不高兴也写来装到瓶子里,过一段时间或几年后,再衡量这些高兴的和不高兴的价值。

她看着这些纸条,心里越来越轻松,都是些枝节小事,而她却是高兴了不高兴了,自己当初真是幼稚呀!那么发生在现在的事情呢,令她难过的事情,过些年是不是也不值得一提了。母亲说如果老给一个人高兴,那么这个人的生活就会很糟糕,渐渐地会对高兴产生抵抗,不管什么事情都高兴不起来,只有让一个人不高兴了,高兴才显得有内涵有价值。

最后,母亲又把一张纸条递给她,她在上面写道:悦天喊我时喊了别人的名字,不高兴两天!她把纸条写好,丢到大点的瓶子里。她看到,不高兴的大瓶子还没有装满,而高兴的小瓶子,纸条已经开始拥挤了,虽然这是母亲的一个小阴谋,但她看着自己曾有那么多的幸福时刻,不由自主地笑了。



水乡(国画) 晤明

江山如此多娇

白雪

《江山如此多娇》是作者徐亚光呕心沥血历时多年,走访许多抗日将领,根据真人真事创作完成的。作品横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以绝佳的文笔、宏大的叙事背景、纷繁复杂的历史格局,真实再现一代共和国将星的光辉历程。

封疆,本是留学归来的大资本家的富家公子,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面对被日本鬼子逼死的双亲的未寒尸骨,毅然弃笔从戎。国恨家仇系于一身,抱着满腔爱国热情投身革命,戎马倥偬一生,经历无数血

雨腥风,凭着他忠贞的爱国之情,坚强的革命信念,顽强的战斗意志,高尚的人格魅力,演绎了共和国一代将星的传奇一生,用他毕生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军队的无限忠诚谱写了一曲伟大的人生之歌。

书中向我们讲述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战役,每一次战役的描写和刻画,作者都以不同的方式和视角,向我们铺开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让读者从这些战争战役的描写中看出了人性的光辉和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真理。

文化杂谈

网络围观与全民起哄

杨文毅

当今国民的精神,麻木迟钝又敏感脆弱,焦虑狂躁的多,成熟理性的少,这涉及一个复杂的问题——国民性。当年鲁迅先生提出改造中国民众的国民性,后来台湾的柏杨先生、李敖先生对此也有论述。在社会由过去的“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国民的角色意识也正在渐渐地苏醒,但由于转型期来得太迅猛,以至于我们尚未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面对如此开放的而多元的世界,竟然手足无措,一时从官方到民间均感到无从应对。

得不“软处理”,“冷处理”,最后息事宁人,客观上抬升了这些网络推手和围观者的信心与士气,自以为占据了网络话语权,网络制高点,引起一片网络叫好声。

不排除官方网络应对机制的低能与不健全,也不排除官方在某些方面企图掌控“大局”,不给地方造成被动影响形象思维逻辑的存在(有些的确是不作为或懒政、怠政)。这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失范失序的国民劣根性在网络上集中宣泄,引来大批围观与起哄,无论你怎样做,结果如何,他们似乎都不满意,但又没有很“给力”的建议,形不成良性互动的氛围,在置官方于尴尬境地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污损着公民社会的道德标准。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在淫己淫人的意淫中享受着快感,骨子里头又是那么的虚伪,虽痛恨权势但又欲得之,虽憎恶腐败但又欲行之,不查都是好官,一查,皆是贪官,知善而不善善,知恶而不恶恶,什么逻辑!

有人说,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民主,民主不是民粹,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民主是理性的、健康的,而民粹则是狂躁的、残缺的,对社会的破坏力是巨大的(如“文革”)。国民素质不提升,臣民心态(既媚官媚富,又仇官仇富)不调整为公民心态(责任、正义等),空喊民主是毫无意义的。

东西方社会的最大差别在对“公”与“私”(即群体与个体)的理解上。西方强调“利己不损人”,教育国民不要给社会和其他人制造麻烦,其结果是“公”、“私”和谐两利;而东方则强调“公而忘私”,教育国民时刻要以社会和人民利益至上,但结果却往往往往是“因私而废公”,乃至干出许多“损人不利己”的荒唐事情,其结果是“公”、“私”龃龉而两害。何也,百思不得其解,答案或许就在国民性上。

陆宝宝都成了拉拉的心病,只要一想到她,拉拉就焦虑。

有一天晚上,拉拉梦到陆宝宝把她和张东昱的情史一股脑告诉了陆教授,结果陆教授气得当场脑溢血被送进医院急救。在救护车悲号似的警报声中,拉拉猛然惊醒,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睡衣都叫汗给湿了。这下拉拉急了,她毫不犹豫地推醒王伟,劈头就问:“你说陆宝宝会不会跟你妈说什么呀?我怕气着你妈。”王伟睡得正香,陆地被拉拉弄醒,迷迷糊糊的,但他马上明白过来拉拉在担心什么,不假思索就维护陆宝宝道:“不会!陆宝宝不是那样的人。”

拉拉就说:“她是怎样的人?”王伟稍愣,说:“她?起码不阴险吧。不是,拉拉,她跟我妈说这些有什么用,又不解决问题。就算你对陆宝宝的人品信心不足,你总相信她的智商吧,她没那么笨。”

拉拉对此不以为然,当场指出陆宝宝搞破坏的可能性:“那她要是恨我呢?她只要装成是不小心跟你妈漏了点儿什么,你还不好怪她,而你妈必然会对我不满,那不就给我制造婆媳纠纷了吗?”

陆宝宝对拉拉有怨气,这一点陆宝宝自己曾经亲口对王伟诉说过,王伟岂能不知。王伟打定主意,把以前说过的宽心话搬出来老调重弹:“我不是跟你说了,拉拉,我只是对这件事情不爽,并不是对你有意见,绝不至于到‘恨’那么严重。拉拉你别疑神疑鬼自己吓自己。”

拉拉根本不信,说:“那她回北京干吗去了?”王伟理直气壮地说:“人家心里不痛快,还不回家消化消化呀。你再耐心等等,也许要不了一个月,她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拉拉不放心地嘟囔说:“一个月能发生好多事情呢。”王伟不由得好笑道:“那你想想怎么着,你亲自跑到北京去,把她给就地控制了?”

拉拉翻了王伟一眼,悻悻地说:“我去北京干吗?我说了又不算。”王伟说:“还是的呀!咱们退一步说,就算她对你有气,对我也瞧不顺眼,她总不至于连我妈妈亲姑姑的健康都不管不顾了吧?她要是说话没分寸,万一把老太太气出个好歹来,她爸饶不了她。”

拉拉眨巴着眼睛,思考着王伟的话有多站得住脚。王伟似乎猜到了拉拉的心思:“拉拉,咱们再退一步,且不说亲戚间

的情分,单拿利益说事儿好了——有那么大的生意在这里,陆宝宝的大部分家当都压进来了,她能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她可比你还财迷!放心吧,什么事儿都没有。别老疑神疑鬼的,多拿自己吓唬自己。”

经过王伟这么一分析,再评一评,拉拉才算心定了一些。

天下无事
临近圣诞的一天,陆宝宝忽然从天而降,出现在“德望”广州办。

王伟认真观察了一下她的脸色,但见流光水滑白里透红,一派心无芥蒂若无其事的祥和之气。王伟不动声色地说:“我还以为你从此不来广州了呢。”

“干吗不来?我得来监工呀,看看你们把项目方案弄得怎么样了。”两人谈完工作,陆宝宝摆出首长的气派,一挥手表说:“晚上大家都上馆子吃饭去,我请客。”

王伟提醒她说:“你刚回来,不和陆宝宝共进晚餐吗?”陆宝宝大大咧咧地说:“没事,一会儿我给他电话,让他也过来,给他一个惊喜。把拉拉也叫上吧。”

“拉拉要加班,下次吧。我身体还好吗?”

陆宝宝一拍脑袋说:“对了,正想跟你说呢,老太太身体还行,放心吧。这回用的钟点工小郭情商还真高,和老太太处得还行。我还给老太太看了我手机给你和拉拉拍的两张合影,她戴上眼镜认真看了半天都舍不得把手机还我,还问了我好些问题。对了,你是不是还没告诉你们领证了?”

王伟说:“还没领上。”陆宝宝道:“幸亏我机灵,差点儿说漏了嘴。”

王伟跟陆宝宝解释:“我那不是怕电话里说不清?想当面告诉你。”

陆宝宝伸出一根指头在王伟胸前戳了几下,狡黠地笑道:“甭跟我解释,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不会给你多半句嘴的。依我说,你干脆也别跟老太太提领证这档子事儿了,只等春节的时候让拉拉去北京见过老太太,然后直接商量婚礼的事儿。”

王伟笑了没说话。

听见钥匙开门的声音,拉拉马上从沙发上蹦了起来。“陆宝宝怎么样了?”王伟乐了,逗她说:“还能怎么样,什么事儿也没有。早跟你说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连载

只见车辆零件、玻璃碎片散落一地,出事的车子不止一辆,有好几辆车子夹在一起,全部严重变形,血迹随处可见。

乔乔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当她看清楚一辆水泥石渣车旁边的铁饼是一辆出租车时,暗自松了口气。

公路一边的护栏被撞得稀烂,显然有车子从这里飞了出去,不知所踪。整块区域被警察用黄色的警戒线围住,有人在测量、拍照。道路突然狭窄到只能通行一辆车,一个相貌威严的警察边打手势边吹哨子指挥车辆快过,手势迅猛,哨声急促,不允许车辆缓行看热闹。

乔乔下了车。警察远远地指着她狂吹哨子,她不顾一切地奔跑。

严格地说,这里是一座小型的立交桥,桥下是条大河,水流湍急。这样的地势在南方非常少见,并没有什么特别。

乔乔跪下河滩,正看见起重吊机过来,然后一直与他并驾齐驱。为了安全起见,他减慢了车速,但那辆搅拌车始终粘着他开,随着他的车速变化,一度几乎密不可分,他一再地鸣笛也毫无作用。

蒲刀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而且搅拌车翻车、混凝土砸扁小车的事故时有发生,完全不是什么新鲜事。

蒲刀被挤得动弹不得,前面又有一辆大卡车挡着他的道,他心里明白,只要在合适的时机,前面死挡着,搅拌车侧翻,他肯定必死无疑,和马雷雷一样殊途同归。

这时的雨已经大到雨刮器几乎失效,天地间烟雾浩渺,混沌一片。

但蒲刀的思维却是少有的清晰,车至三岔口时,他看见搅拌车为了紧紧跟住他的车,连续追到了七辆小后,冲他直扑而来。在毫无生机的情况下,蒲刀只好照直把车开进了河滩,就在汽车在空中飞行约三十米间,他做了一个打开车门的动作,因为压力的缘故,他知道车门在水里是根本打不开的。

临江的一刹那,他的头部还是被风挡玻璃撞晕了过去,连呛了几口水后,他开始恢复意识,在昏昏沉沉中用脚踢开了车门,逃了出来。

事后,他在报纸上得知,搅拌车的确是准确无误地侧翻了,压扁了紧紧跟住他的最后一辆出租车,司机当场身亡,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客人跑了出来。这辆搅拌车不仅有本地车牌,并且购买了高额强制保险,赔偿不成问题。

见她没有任何反应,熟人继续说教,如果你一定要我们报警,我们也没办法。虽然是双输,那也没办法,没有什么生意是包赚不赔的。她开始做深呼吸。

是啊,一桩生意而已。什么圈都是娱乐圈,任何事都可以成为交易。好吧,她突然变得心平气和,明天下午三点,叫汪经理在老地方等我。说完这话,梅金仿佛看见从未谋

面的熟人嘴角泛起一丝笑意。她合上手机,重新回到大班台前,开出一张两千万元的支票。

她觉得身体僵硬,刚才拼尽全力压制住即将失控的情绪,现在变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梅金瘫软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平静是暂时的,年关一过,他就会开口要松崎双龙的股权,绝不会对她心慈手软。

第五章
三道河口涌原先是珠江的支流,所以河面宽广,水势是表面风平浪静,其实河道结构复杂、暗藏杀机。整治之后虽不是山清水秀,但已摆脱了垃圾成堆、臭不可闻的状况,应该说已有了一定的清洁度,但河边树立着严禁游泳的牌子。

这便是蒲刀当时出事的地点。那天的确是风大,蒲刀在接听乔乔的电话时,发现车的侧镜全部是水,根本搞不清后面的情况。他打开雾灯,仔细辨认了一下,才发现有一辆水泥石渣车以超常的速度紧逼过来,然后一直与他并驾齐驱。为了安全起见,他减慢了车速,但那辆搅拌车始终粘着他开,随着他的车速变化,一度几乎密不可分,他一再地鸣笛也毫无作用。

蒲刀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而且搅拌车翻车、混凝土砸扁小车的事故时有发生,完全不是什么新鲜事。

蒲刀被挤得动弹不得,前面又有一辆大卡车挡着他的道,他心里明白,只要在合适的时机,前面死挡着,搅拌车侧翻,他肯定必死无疑,和马雷雷一样殊途同归。

这时的雨已经大到雨刮器几乎失效,天地间烟雾浩渺,混沌一片。

但蒲刀的思维却是少有的清晰,车至三岔口时,他看见搅拌车为了紧紧跟住他的车,连续追到了七辆小后,冲他直扑而来。在毫无生机的情况下,蒲刀只好照直把车开进了河滩,就在汽车在空中飞行约三十米间,他做了一个打开车门的动作,因为压力的缘故,他知道车门在水里是根本打不开的。

临江的一刹那,他的头部还是被风挡玻璃撞晕了过去,连呛了几口水后,他开始恢复意识,在昏昏沉沉中用脚踢开了车门,逃了出来。

事后,他在报纸上得知,搅拌车的确是准确无误地侧翻了,压扁了紧紧跟住他的最后一辆出租车,司机当场身亡,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客人跑了出来。这辆搅拌车不仅有本地车牌,并且购买了高额强制保险,赔偿不成问题。

见她没有任何反应,熟人继续说教,如果你一定要我们报警,我们也没办法。虽然是双输,那也没办法,没有什么生意是包赚不赔的。她开始做深呼吸。

是啊,一桩生意而已。什么圈都是娱乐圈,任何事都可以成为交易。好吧,她突然变得心平气和,明天下午三点,叫汪经理在老地方等我。说完这话,梅金仿佛看见从未谋